

责任编辑 欧薇薇 陈红燕

责任校对 张聘梅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传奇

狄其骢 荣闾方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30028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南宁市桂春路6号)

2004年3月第2版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22.5印张 444千字

ISBN 7-219-01191-1/I·346

定价:30.00元

前言

胡光舟 沈家庄

中国古代戏剧,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园地里的一枝奇葩。它不但以深邃的思想、博洽的内容、纷繁复杂的主题和扑朔迷离的情节结构为古今观众及读者所倾倒,而且还以优美的文辞、练达的韵律和精湛的音乐曲调而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库藏中的瑰宝。自从元代有戏剧脚本刊刻以来,戏剧文学就一直在中国文学领域高蹈阔步,以其独具的形式和璀璨的异彩,彪炳百代。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及古文字和文法的隔膜,古代的戏曲剧本,给当代的读者造成较大的阅读困难,致使这一部分文学艺术珍品,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只能束之高阁,望而却步。加之中国戏剧唱词较多,唱词、曲谱格律严格规范,不但给当今读者增加了阅读困难,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遂直接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了让读者对中国古代戏剧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对剧本故事及人物的总体把握,让中国文学艺术的这一部分瑰宝得以向广大民众普及并发扬光大,我们遂选用王季思先生等编选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作为底本,撰写出二十部以原剧命名的传奇小说。

为了保持原作思想艺术风貌,我们在改写中基本上按原作场次(折、本)编写,有些剧本亦作了一些调整,局部地重新组织结构框架。主要人物未作添减,主要故事情节一仍其旧,但删去了一些枝蔓和为追求剧场效果而安排的插科打诨情节和场次,使故事更加紧凑,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主线更加分明。

剧中人物,改写时一律按照原剧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在故事中的主从地位以及在故事矛盾发展中的作用等均不作改动。但我们在原来人物性格基础上或深或浅地作了进一步的性格挖掘和心理表现。这是此书的一个突出特色。因为古代剧本,靠曲调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靠对白来表现人物性格,并推动剧情发展,局限性很大。传奇小说却可以通过叙述性语言和描写刻画或议论评判挥洒自如地参加创作者的意见和见解,这样传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可以得到多侧面的、多层次的、立体的、透视的展示,显得生动和深刻,增加了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改写者尽量地激发起想象与联想功能,表现自己的创作

个性。每一部传奇故事,基本上做到了情节生动,故事曲折,悬念频生,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文字清新典雅,行文简洁流畅,以情感人,以真取信,力避时下传奇读物的套话陈言和粗俗格调。

在写作风格上,我们既参考采用当今小说创作的多种手法,又注意到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称谓的历史真实。融汇古今,灵活变通,风格各异,色彩纷呈。

这部戏剧传奇,历史跨度比较大,可以当做形象化的历史参考书来读;故事性强,又可作茶余饭后的文艺消遣品来欣赏;情节曲折,结构繁杂谨严,还可以给小说、戏剧的初学创作者以借鉴和模仿。其中民俗知识和典章文物知识亦十分丰富,从中可以学到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知识、新物名和新词语。

关于中国古代戏剧的悲剧和喜剧的分野与界说,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但有一点须提及,即我们选定的底本是分别以“悲剧”和“喜剧”命名,故我们的改写本一仍其旧。但我们认为,原本中之“悲剧”有不尽于悲者,原本中的“喜剧”亦有不尽于喜者,盖因中国人民的“中和之美”的传统审美心理定势使然,即儒家的“中庸之道”所致,非其分疆未明也。“中国古代缺少那种动人心魄、悲壮淋漓的彻底的悲剧;也缺乏那种痛快淋漓、令人喷饭的透彻的喜剧。”此言得之。

另外须说明,有些原作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出现不少表现鬼魂和天神灵异的场面情节,我们认为是构成作品艺术境界的必要手段和有机成分,不能视为迷信和虚妄。它与古代神话一样,既体现出古代人民对征服自然力的一种神秘向往,又体现出人民在经受现实生活打击的彻底失败与绝望后,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保留它,有利于加强作品的艺术趣味、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增加作品的可读性。当然,对原作中明显的因果报应及其他落后意识的说教、情节或对话,我们则作了改写或删除。

由于本书是一人改写一个剧本,故总体观之,语言风格不尽一致。加上原作在主题、题材、风格等方面本身就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体例也就难免存在歧异。这是本书的一大不足。另外,由于撰写者思想水平、认识能力和写作技巧的局限,以及审美的异趣,本书在写作中难免存在错误和纰漏。尚祈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全体同志及韦向学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目 录

窦娥冤(元·关汉卿)	1	李咏梅
汉宫秋(元·马致远)	20	王福近
赵氏孤儿(元·纪君祥)	36	胡大雷
琵琶记(元·高明)	63	何开发
精忠旗(明·冯梦龙)	96	阙 真
娇红记(明·孟称舜)	126	宿长胜
清忠谱(清·李玉)	176	王德明
长生殿(清·洪昇)	215	沈家庄
桃花扇(清·孔尚任)	267	复 山
雷峰塔(清·方成培)	326	张明非

窦娥冤

李咏梅

七百多年前，经过长期的战乱，蒙古族的忽必烈终于征服了中国。建国号“元”。野蛮的社会，导致了人欲横流。官府腐败无能，草菅人命。故事发生在这样一个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世界。

正是太阳刚刚出山的时候。屋前的树林里，雾障还没有完全退去，阳光辉映处，添了几道淡淡的彩虹。偶尔有知了的叫声划破清晨的宁静。

窦娥靠着窗棂，望见婆婆踽踽远去的身影。疏疏密密的梧桐，漏下丝丝日光，将婆婆的衣裙映得忽明忽暗。婆婆的背已经微微弯曲了，身上笨重的衣裙，也使她步履蹒跚。

“孩儿，我往赛卢医处索钱，你好生在家，没问明来人，千万不要开门。”这是婆婆走前留下的话。自从丈夫死后，婆媳俩相依为命，婆婆出门前，都照例这样叮嘱。

三年了。丈夫死后，婆婆每次出门，窦娥都是这样目送她离去，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蓝天绿木中。

算起来，窦娥到蔡家已经十三个年头。她原不叫窦娥，自小父亲给她取名端云，他们是长安京兆人。窦娥幼年丧母，父亲是个秀才。窦娥七岁那年，父亲赴京城赶考，带着她流落到这楚州，用尽了盘缠，就地借了放高利贷的寡妇蔡婆二十两银子。一年过去了，连本带利的四十两银子，父亲还不出，又苦于没有赶考的盘缠。而蔡婆又看上了秀才这个七岁的女儿，有心将她与自己八岁的独苗儿子配对。于是加给窦秀才十两银子。这样，以五十两银子为代价，留下端云为媳，改名为窦娥。

七岁的窦娥离开父亲，到了蔡家。自小与蔡婆的儿子两小无猜，倒也并不觉苦。窦娥长到十七岁，与丈夫成了亲。婚后的生活也算甜蜜。丈夫虽弱，却颇能宠爱和体贴她，这对自小失去母爱，又幼年离开父亲的窦娥，也就够了。哪想成亲一年后，丈夫一病不起，在病榻上挣扎了三十多天，终于撒下她和婆婆，弃世了。

丈夫走了，也带走了这户房屋所有的男子汉气息和夫妻、母子的恩爱和欢乐，小屋一下变得冷清了。夏末秋初的傍晚，屋外的梧桐开始发干落叶的时候，凝窗而坐，细数着雨水叮叮咚咚打在屋顶上，打在院内遍地的枯叶上。每每这时，面对摆好的饭菜，婆媳俩常常是相对无言，陷入冥思苦想的回忆中。窦娥年轻，不想打乱婆婆的思绪，常

常是将饭菜热好，端到婆婆面前，轻轻地叫一声“婆婆”，然后婆婆会装作没事似的，和她一起用餐。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日子，一日三餐常常是这样打发的。

忽然远处传来说话声，将窦娥从绵绵的思绪中扯出，她疑惑着：婆婆一个人去的，怎么会有几个人说话的声音？抬头望去，果然看见婆婆和两个男人朝这边走来。那是一老一少的两个瘦男人，看样子像是父子，正将婆婆夹在中间往家里走来。婆婆的脸上明显地露出某种不安。来不及多想，外屋已传来敲门声。待窦娥开门，两手一下被婆婆紧紧抓住了，婆婆瘦削的手在微微颤抖，浑浊的眼睛里分明闪着惊恐的泪光。

“婆婆回来了，你吃饭了么？我给你去拿。”窦娥竭力显得什么都没有发现，接过婆婆的包袱，扶她进屋。

“孩儿，我，我——”没等说话，婆婆已经泣不成声了。

“婆婆，您干吗这么哭啊，是不是讨债不顺利，和人家争吵了？”窦娥见婆婆迟迟疑疑难于启齿的样子，低声问道。

可事情哪有如此简单。蔡婆心事重重，长长地叹着气。

原来蔡婆离开窦娥，一早赶到南门外赛卢医处讨银子。这赛卢医拖欠蔡婆的银子，本利该还二十两，期限已过，数次催还他都置之不理。这回蔡婆亲自索取。哪想赛卢医无心还银，还把蔡婆骗到无人的荒僻地，欲将蔡婆勒死。正巧这时，过路的张志和张驴儿父子，拔刀相助，救了蔡婆的性命。可是这张氏父子听了蔡婆感激涕零的哭诉，得知蔡婆家里就婆媳俩守寡，相依为命，顿生歹念：要蔡婆婆媳将他父子俩招做女婿。这不，现在引狼入室，跟到门上来了。

听婆婆吃力地说完缘由，窦娥蹙起了眉头：

“婆婆，这个怕不中吧？您寻思一下：咱家不缺衣少食，又不是少钱欠债，被人家催逼不过。再说您也是六十开外的人，怎么又招丈夫呢？”

“孩儿，你说的怎么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亏他爷儿俩的搭救，人家提出来，怎么好回绝？我也曾说过：待到我家，多给些钱财酬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可他们一听说我家只有守寡的婆媳俩，说是他爷儿两个没有老婆，正是天缘天对。如果不随顺他，他们依旧要勒死我。那时我就慌了，把我这把老骨头许了爷，连你也许了儿。孩儿，娘对不起你，可这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啊！”

见婆婆如此为难，窦娥也不好多说什么。她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中。她总觉得婆婆不该这么软弱。平日与婆婆相依为命，她是尽了做媳妇的一片孝心的。婆婆思念死去的丈夫儿子，心里难受时，窦娥总是安慰婆婆，为婆婆分担一份忧愁；婆婆烧香拜公公的灵位时，她也总是在旁边陪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清苦，纵然寂寞，但

婆媳俩也这么熬过来了。如今忽然冒出这么两个来路不明的外乡人,逼着要成亲,而且是父子配婆媳,且不说这将使窦娥不能安分守节,况且婆婆已经是花甲之年了,头发都已经花白,倘若真个成了亲,一个半老婆子戴上云霞般的锦帕兜,穿起大红色的霞帔,入洞房与个半老头子张志配对,那是什么怪模样?常言道“女大不中留”,但婆婆已是人老珠黄,难道能将旧恩爱一笔勾,又去结新夫妻两意重投,这样不分明要教人笑破了口?

蔡婆看透了窦娥的心思,面带难色地说:“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俩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

“你虽然是得他营救,但这与少女谢恩许身结夫妻不一样。想当初公公自知不久于人世时,给你留下那份家产,样样为你安排好,为你置下田畴,安排好早晚羹粥,乃至寒暑衣裳,想着你守寡孤单,无依无靠,弥留之际的公公还放心不下,他一心希望你们母子平安相守到白头。可如今,公公的一片苦心,你就能付诸东流么?”

听着窦娥言辞恳切的劝说,蔡婆踟蹰着,像是命运又一次把她推到了悬崖边,只觉进退两难。想想窦娥说的在理,可是,对那门外的张氏父子,又怎么办呢?你我两个弱女子,怎么能抗得过身强力壮凶狠强横的汉子?她转向窦娥:

“孩儿,事到如今,现在他们父子就在门外等着,只等我进屋跟你招呼一声,他们便要乐孜孜喜洋洋地进门了。这教我如何是好?”

窦娥也不相让:“你说他孜孜喜,我倒替你细细愁呢。婆婆,你真有兴致和他成亲,真能咽下那交欢酒?只怕你老眼昏花扣不稳同心扣,到头来必定自讨苦吃。”

七岁入蔡家,十七岁完婚,如今是二十岁。十三年了,窦娥还从来未曾这样顶撞过婆婆。窦娥的一番话,虽言辞激烈,却句句在理,句句刺在蔡婆的心上。她又何曾不是这么想的?但事已至此,想到门外等着的人,她勉强站起,强打起精神违心地说:“孩儿,你不要再说我,他们爷儿俩都在门口等着,走到这一步,不如收下他们,你也招个女婿吧。”

窦娥一听,坚持说:“婆婆,你要招你自己招,我是决不要女婿的。”

蔡婆一见窦娥说这话,急了:“哪个要女婿?是他们爷儿俩现在自家挨进门来,你教我如何是好?”说着说着,忍不住又低声地抽泣起来。

门外张驴儿父子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屋里婆媳俩低声但急促的争吵,蔡婆压抑的哭声,他们也隐隐约约听到一点。张驴儿正做着当女婿梦呢,他想着今天就能进门,帽儿光光地做新郎,身边站着个穿窄窄袖子的娇妻。没想到如此好事,从天而降,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了。

想着想着,张驴儿更是情不自禁,他招呼也没打一声,便携老父跨进门来。

窦娥见如此大胆冲进来的两个不速之客,只觉气愤难忍,她对张驴儿厉声斥道:“这小子,出去!”

张驴儿一见窦娥,魂早已丢了一半,顾不得窦娥严厉的训斥,他涎着脸凑向窦娥,

扭捏着身子,说:“你看我爷儿这等身段,做女婿是绰绰有余,来来来,不要错过了好时辰,我和你早些儿拜堂吧!”

窦娥扭过头去,眼泪禁不住涌出来。她真恨这突如其来、如此无赖的张驴儿父子,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让他们给搅了!她也为婆婆的软弱糊涂难过:婆婆,你真是昏了头!我公公撞府冲州,才挣下这份家产。我公公辛劳置就的家当,你真能忍心叫张驴儿这样的人一起来消受?!

张驴儿见窦娥在一边没做声,以为窦娥早已打定了主意,只是怕羞,在故作姿态。便更加放肆,上前一把扯起窦娥,要和她拜堂。

见这突然凑上来、令人恶心的张驴儿,窦娥从心底升腾起一股怒火,她一急,猛地将张驴儿推开。已经昏昏然的张驴儿冷不丁挨了这一下,跌倒在地。窦娥甩下一句:“这难道便是我这没丈夫女子的下场头?”便愤然离开了。

蔡婆一见张驴儿受了这番冷落,怕坏了事,马上过来陪不是。她向张父说:“你老人家不要着急,你于我有活命之恩,我岂不思量报你?只是我那媳妇儿气性最不好惹的,既是她不肯招你儿子,教我怎么好招你老人家?我从今以后好酒好饭养你们爷儿俩在家,待我慢慢地劝化我媳妇,等她有个回心转意,再作论处。”

张驴儿挨了窦娥那么一下,又恼又羞,冲蔡婆骂道:“哼,即便是黄花闺女,我扯她一把,也不消这等使性子,何况是这歪刺骨二婚头。平空推我一跤,我是决不罢休的。我现在赌个誓与你:今生今世不把她弄到手,我也不算条汉子!”

张驴儿说罢,恨恨地一边去了,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哼。天下的美人儿我见的多了,没有似这小妮子别别扭扭、放肆无赖,我救了你娘这老性命死里重生,你不把身子给我,我看你怎收得了场!”

荒僻的东郊外,零星地散布着几株枯藤老树。一幢土房孤独地竖立着,斑驳的泥墙边斜伸一个半新不旧的布招,随风飘拂,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药”字。

这便是赛卢医的药店。

赛卢医本是太医出身,医术不高,就这么闲闲散散不三不四地开着一片药店。也不知他医死过多少人。倒也没人去告发他,他的店照样天天开门,从来没有因为医死人,关过一天店门。可前天为逃避债款想用绳子勒死蔡婆,碰到张驴儿父子没能下手后,赛卢医这回着实慌了。他怕蔡婆再来讨债,这下就不好对付了;他更怕那救人的两个汉子告发他。这两日他一直惴惴不安。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好在这个赛卢医又是孤单一人,没有家小拖累,这下他正收拾好细软行李,准备躲到别处去,避避风头,另作营生。正当这时,远远地有人朝药店走来。

来人正是张驴儿。张驴儿到蔡家住下已有三日,他万万没想到窦娥这个年纪轻轻的妇道人家,竟能如此坚决,软硬不吃,就是不肯顺从他,做他的媳妇。双方在僵持着。蔡婆左右为难,急出了毛病,躺在床上呻吟。这天,眼见蔡婆生病卧床,张驴儿心生一

计,买药来了。

张驴儿买的不是别的药,是毒药。为了避开城里人的耳目口舌,他是专奔这僻静处买药的。

“掌柜的,买药!”踱进店内,张驴儿高声嚷着。

“你要什么药?”

“我要毒药。”张驴儿答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你这小子好大的胆!买毒药?谁敢配毒药给你?”

“你真的不肯给我药?”张驴儿有点色厉内荏,但口气仍然强横。突然,从赛卢医盯着他的三角眼中闪过那浑浊的光,他忽然记起了什么。

“我不给你,你敢拿我如何?”赛卢医口气挺硬。

这时,张驴儿已经完全肯定了他在哪里见过赛卢医,他忽然理直气壮了。他上一步,一把揪住赛卢医的前襟,嚷道:“好啊,前天谋死蔡婆婆的,不就是你吗?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了?走,我请你见官去!”

一被揭了心病,赛卢医顿时手足无措:

“大哥,求你放了我!有药有药。”说着,连忙转身捡药。

待药捡好,赛卢医颤抖着手,将药仔细包好,哆嗦着递给张驴儿。

“既然有了药,今天算是饶你一条命!”张驴儿说罢,提着药,晃悠悠地走了。

这边赛卢医惊魂未定。他知道这张驴儿拿走毒药,一定不干好事。一旦事发,他这个捡药的那还了得?待张驴儿刚走,赛卢医便关上药铺,捡上包袱,一溜烟地跑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了。

且说张氏父子去蔡婆家,本望白白地捡个人财两得的大便宜,却因蔡婆的媳妇窦娥坚决不从,好事受了梗阻。蔡婆收留张氏父子在家同住,只敷衍说好事不在忙,等慢慢劝转她媳妇。不料这两天蔡婆又害起病来。

这天,张志带着张驴儿,来到蔡婆房间探望。

蔡婆半躺在床上,两天工夫,人显得苍老了许多。头发蓬乱,气色灰败。见张氏父子进来,蔡婆欠了一下身子,试图挣扎着坐起,但没有成功。

“婆婆,你今天感觉好些了没有?”张志坐在一旁,局促地问。

“唉,还是不行。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人老了,病更难好的。”蔡婆叹道。

“你可想些什么吃?我去让他们弄来。”

“我想些羊肚儿汤吃,烦您了。”虚弱的蔡婆无力地答道。

张志转身对张驴儿说:“孩儿,你去对窦娥说,做些羊肚儿汤给婆婆送来。”

张驴儿掀开门帘,朝对面房间喊道:“窦娥,婆婆想吃羊肚儿汤,你去弄些来!”

不一会功夫,羊肚儿汤便做好了。窦娥端着汤给婆婆送去。几天来,她消瘦了许多,她那张姣好但本来就略显忧郁的脸上,如今布满了愁云。这张氏父子的突然出现又留在家住,她心里十分惶惑难受。想想一个寡妇人家,什么事也得避些嫌疑才是,寡

妇门前本就多是非,将这张氏父子留在家里,又非亲非眷的,岂不惹外人谈议?况且,要是婆婆在背地里许了他们亲事,那自己也连累得不清不洁了。这些天里,她不止一次想起她的丈夫,她不能做那种忘却旧恩的事。自小父亲的教育和做妇人的本份,使她更不会做那种丈夫坟头上土脉犹湿,媳妇架儿上又换新嫁衣的缺德事。她觉得那太可悲太可耻太没有仁义,太淫逸太缺少志气。自从守寡后,那奔丧哭倒长城的孟姜女,那浣纱时甘投大水的西施,那望夫归来、凝立化石的痴心女子,都是她心中效法的楷模。她已打定主意决不向张氏父子妥协。

想着想着不觉到了门口。窦娥隔着门帘轻声说:“婆婆,羊肚儿汤做成了,您老人家吃些吗?”

张驴儿闻声便从里屋迎了出来,将碗接了过去:“等我拿去。”说着便将碗中的汤尝了一口,随即便说:“这里面盐醋少了些,你去取来。”窦娥听后,信以为真,便下去取盐醋。待窦娥走后,张驴儿看看左右没人,将早已准备好的毒药掏出,下到了羊肚儿汤里。刚搅匀,窦娥拿着盐醋罐子走了过来,见张驴儿还在那儿等着,便说:“是不是下些盐醋?”“你倒下些吧。”张驴儿随口答道。

窦娥小心地将盐醋加到羊肚儿汤里,她暗自祈祷着,希望一整天没有吃东西的婆婆,能喝下些许羊肚儿汤,身体能够早些康复。

张志听见外面窦娥和张驴儿的说话声,探身出来,问道:“孩儿,羊肚儿汤好了没有?”

“做好了,您拿过去吧!”张驴儿答道。

张志接过汤,小心地端进了里屋。

“婆婆,你吃些汤吧。”张志对躺在床上的蔡婆说。

“有累你。”蔡婆欠起身来准备接碗。忽觉一阵晕眩,接着便打起呕来。闻着羊肚儿汤的油腥,更是呕个不停。好一阵才喘过气来。

“我现在恶心,不想吃这汤了。你老人家吃罢。”蔡婆对坐在一旁的张志说。

“蔡婆婆,这汤是特地做来给你吃的。你即便是不想吃,也尝一口试试吧。”

“我不吃了,你老人家吃罢。”蔡婆有气无力地答道。说完,便倒转过身去,自顾睡了。

张志看这情形,知道再劝也不会吃,而羊肚儿汤放在那儿就要凉了,凉了腥膻味重,不好吃,便端起碗来,一匙一匙地将汤喝了。

外面窦娥听见方才里屋两老的对话,不觉心里又升起几分反感。想想他家与咱家有什么亲和威?婆婆怎么能忘却旧日的夫妻情意。想想八字儿还未描成一撇,两个人竟如此这般地相敬如宾起来。婆婆啊,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就此将旧恩爱一笔勾销呢?!

这边,张志喝下了羊肚儿汤,药性已经发作了,只觉眼前金星四溅,头脑昏昏沉

沉。他勉强站起,试图走几步,可身子突然一歪,硬挺挺地倒了下去。

蔡婆见张志倒了,慌张地从床上爬起来,她完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哆嗦着摸索到床边,想将张志拉起,边扯边说:“您老人家怎么啦?挺着些,挺着些啊!”

可张志却是随拉随倒。

蔡婆慌了,沙哑着老嗓子呼号起来:“这人真的是死了?!”

屋外窦娥和张驴儿听见呼号声,夺门闯了进来。

只见屋里凌乱不堪,张志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已经没有一点气息,蔡婆跪在一旁发呆。方才端进去的羊肚儿汤碗已经空了,好端端地搁在桌上。

见这情形,窦娥已经明白了几分。张驴儿如此凶残,使她不能再沉默。她看着跪在地上抢天呼地的张驴儿,以及愣在床边慌了手脚的婆婆,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保护婆婆,也保护自己。她上前搀扶起婆婆,一字一顿地对张驴儿说:“你如此伤心悲戚也是白搭。生死乃天意轮回,人命关天关地,岂是别人可以替代的?休说我窦娥不讲情义,也不是我怕人议论。你们父子虽然在我家住了三五日,但那是我婆婆发善心。你们终究是外来人,我们之间没有订定合同文书,如今是你老子去了,你该自己认个晦气,收拾几件衣衫将他穿了,张罗一具棺材将他殓了,送他入了坟地,早些离了我家门吧。我和你不沾半点亲故,连露水夫妻都不是,我也不屑为你老子洒半点泪。你休要在这里异想天开、哭哭啼啼,还是快起来办事才是正经。”窦娥显然是话里有话。

张驴儿听见这话,起始愣了一下,一刹时收住了涕泪,他略一思考,浮起冷笑,扭头站起来,眼露凶光,冲窦娥吼道:

“好啊!你这小妮子!把我老子药死了,看你怎么收拾?”

蔡婆在旁边一听,愣了。连忙问:

“窦娥,这是怎么回事?”

“您老人家怎能听他胡言乱语,我有什么药在哪里?分明是他乘我拿盐醋时,自家倒在汤里的。”窦娥绝不相让,接着又转身直指张驴儿:“你这个无赖!左右施计要老母收留你,没达目的,便下毒手。天理昭彰,是你自己药死了你亲爹,你要吓唬谁?”

张驴儿撒起泼来:“我自己的老子,倒是我这个做儿子的药死的?这乃天大的怪事,任你说到哪儿都没人相信。”说着便大声嚷道:“四邻八舍听着啊,窦娥药死我家老子哩!”

见张驴儿这么一嚷嚷,蔡婆慌了,她赶忙上前拉住张驴儿的手,哀求道:“罢了,罢了!求求你不要再这么嚷嚷了,我已吓得胆战心惊了!”

张驴儿见蔡婆已经软下来,便趁热打铁:“你到底知道怕了?”

“老天啊,吓死我啦!”蔡婆在一旁,边抹泪边叹息着。

“要不要我饶了你!”

“要饶!要饶!”

“那你叫窦娥顺从我,亲亲热热地叫我三声夫君,我便饶了她。”

蔡婆听张驴儿这么一说,便连忙转身劝窦娥道:“孩子,你就顺从了他吧!”

窦娥气得浑身打颤,她竭力想唤起婆婆坚强抗争的勇气:“婆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已经嫁了你的儿子。想想夫君在世时,夫妻一场也有两年,如今你却要我改嫁别人,这事情做不得!”

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张驴儿,见窦娥软硬不吃,便跳将起来,威胁道:“窦娥,你药死了俺老子,你是要官休还是私休?”

“私休你拿我怎么样?官休又能怎样?”

张驴儿眼睛一横,眼露凶光:“你要官休啊,哼,拖你到官府,把你三推六问,瞧你这瘦弱模样,经不住几番拷打,怕你不招认是你药死了我老子才怪呢!”接着又口气一转,向窦娥谄媚地一笑:“若要私休嘛,趁早做了我老婆,那就算了,倒也便宜了你!”

窦娥正色道:“反正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我情愿和你见官去!”

见窦娥如此坚定,张驴儿恼羞成怒,拖着窦娥、蔡婆,要立刻见官。

油漆斑驳的楚州府大堂,在庄严肃穆中杂有几分衰败的景象,一块书写着“正大光明”字样的横匾高悬中央,显得分外怵目。

楚州太守桃杌端坐中堂。这位远近闻名的太守大人,深得上司信任,左右趋奉。他为官自有一套妙法:来告状的都要以金银敬供,如遇上面来查处,就称病在家。

刚在愣神,只听见门外衙役的吆喝声,接着,见一汉子推揉着一老一少两个妇人来。

来人正是张驴儿和蔡婆婆媳俩。

张驴儿边拖窦娥边嚷道:“告状告状!”

一衙役站在一旁,漫不经心道:“拿过来。”

接着,衙役径直走到桃杌公案前,跪下。桃杌答:“请起。”同时离开座席,也微微下跪。衙役见此状,觉得纳闷,便说:“相公,他是告状的,怎么您给他下跪?”桃杌正色答道:“你不知道,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衙役听罢,深为敬佩。

待行礼完毕,衙役向外吆喝道:“告状的上前!”

上来的是三人,桃杌大声问:“哪个是原告,哪个是被告?从实说来。”

张驴儿忙跪下:“小人是原告张驴儿,告这媳妇儿,唤做窦娥,和毒药下在羊肚儿汤里,药死了俺老子。”又转身指向蔡婆:“这个唤做蔡婆婆,就是俺的后母。望大人与小人做主!”

桃杌听罢,眯起眼睛,拖着抑扬顿挫的长腔问:“是——哪——个——下——的——毒——药?”

“不干小妇人的事。”这是窦娥不高但清晰有力的声音。

“也不干老妇人的事。”蔡婆也忙答。

张驴儿更干脆:“也不干我事。”

桃杌眼睛一横，怒吼道：“都不是，难道是我下的毒药？”

见这情形，面对着威严的官堂，窦娥觉得这应该是论是非讲道理的地方，她怀抱虔诚向桃太守解释道：“我婆婆也不是他后母，他自姓张，我家姓蔡。我婆婆因为向赛卢医索钱，被他骗到郊外要勒死，我婆婆却得他爷儿两个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养膳终身，报他的恩德。谁知他两个倒起不良之心，老的冒认婆婆做老妻，要逼勒小妇人做他媳妇。小妇人原是有丈夫的，服孝未滿，坚决不从。适值我婆婆患病，着小妇人安排羊肚儿汤吃，不知张驴儿哪里讨得毒药在身，接过汤来，只说少了些盐醋，支转小妇人，暗地倒下毒药。也是天幸，我婆婆忽然呕吐，不要汤吃，让他老子吃，他老子才吃了几口，便死了。他老子之死与我并无干系，只望大人高悬明镜，替小妇人做主了。”

窦娥如实地将事情经过陈述了一遍，她满心希望明如镜清似水的太守大人，能明察秋毫，澄清是非，为自己辨明冤枉。

没等桃杌开口，待窦娥语音刚落，张驴儿便抢答：“大人明鉴：她自姓蔡，我自姓张，她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她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干什么？这媳妇年纪虽小，却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的。”

桃杌正在踌躇，听张驴儿这么一说，像是忽然得到什么神灵的启示，只觉得眼前一亮。他挺直腰板，威严地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

几个手持大棍的差役上来，将窦娥推倒在地，轮番拷打。一杖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就脱掉一层皮。难忍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创伤，使窦娥几次昏迷过去，见窦娥昏死，众差役便喷水，待苏醒后又接着打，直打得窦娥衣衫撕破，鲜血淋漓。

桃杌见打得差不多了，便厉声吼道：“你招不招？”

窦娥艰难但肯定地答道：“不是我下的毒药。”

桃杌见状，只觉无可奈何，忽然他心生一计，大声说：“既然不是你，那好，来人，给我打那婆子！”

窦娥一听要拿婆婆打，真正急了。婆婆老了，又正生着病，是万万挨不起这粗棒大棍的。此刻她只有一个念头：情愿自己受委屈，一定要保护无辜的婆婆。她忘了身上的伤痛，忙强撑起沉重的身子，说：“住住住，不要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毒死了公公。”

听窦娥这么一说，桃杌松了一口气，他暗自为自己的聪明得意。他环顾左右，笑道：“既然招了，让她画了伏状，用大枷枷上，下到死囚牢里去，明天判个斩字，押赴市曹受刑。”

蔡婆听罢，声嘶力竭地痛哭起来，边哭边念：“窦娥孩儿，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不如让我去死吧……”

窦娥含泪望着婆婆，想着自己明天的悲惨结局，思绪万千，悲愤难平：到了明天，刀斧一落，真正做了个屈死鬼，却怎么就轻易放过了那好色荒淫的漏网贼！常言道：人

心不可欺，冤枉天地知。可争到头，竞到底，又能怎样？我情愿自认药死公公，自己认罪，这全是为了不让婆婆遭打受罪，我窦娥要是不死，怎么能救得你呢，婆婆！

这边张驴儿心中暗喜，连忙叩头谢恩：“谢青天老爷做主！明天杀了窦娥，才给小人的老子报了冤仇！”

蔡婆还在哭诉：“明天市曹中杀了窦娥，不如杀我好了！”

桃太守则已经准备退堂了，他命令道：“张驴儿、蔡婆婆，都取保宽释，随行听候。左右，打散堂鼓，将车马备好，回宅去！”

随着一阵散堂鼓声，众随从牵马，桃机上马，威武扬蹄，走上了回家的路。大堂门外，空留下蔡婆的哭诉声，很远很远还能听见。

街面依旧寥落，市面依旧太平。

次日，是窦娥的临刑之日，市东头的一隅，是处决犯人的地方，和以往一样，巷口街面都被皂隶封了，不许闲人过往。

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分。漆黑的街面上，没有一星灯火，没有一点声息。死一般的沉寂中，忽然传来三声锣声，这撕裂人们神经的破锣之声，给静夜平空添了许多恐怖和悲凉的色泽。接着就有一队人影过来。

过来的正是押送窦娥赴刑场的刽子手。这队打磨旗提斩刀的行刑队，押着带枷的窦娥，急匆匆地赶着路，蹬蹬的脚步声中，还夹杂着不耐烦的催促声：“快走快走，监斩官在法场已经等候多时了！”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窦娥的脸庞消瘦了一圈，她脸色蜡黄，双眼微肿。昨天的拷打，使她步履显得艰难。她肩上戴着沉重的枷锁，手脚上带着镣铐，蹒跚而行，一路无言，却心绪难平：好端端的婆媳相守，却是祸从天降。实指望公堂上明镜高悬，谁又想到昏官胡乱判案，我清白之躯善良之身遭受这天大冤枉！她真想叫声屈以惊动天地。苍天有眼啊！看看这世上，好人受贫穷更短命，作恶的享尽富贵又长寿。地啊！你不分好歹怎能做地；天啊！你错判贤愚凭什么做天！

“快走快走，别磨蹭！要误时辰了。”刽子手又推了窦娥一把。

刽子手的催促使窦娥不得不加快了几步，但沉重的枷锁使她的头难以转动，而刽子手前拉后推又使得她的身体不时地失去平衡，时而前仰时而后倾。就这么步履艰难身不由己地向前挪动。忽然间窦娥想起了什么，她扭过头来，对身边的刽子手说：“差官大哥我有句话要说。”

“有什么话，说吧。”

“烦你们转走后街吧。走前街我心难平，走后街我死得心安。望大哥不要推辞路远。”

“你如今是赴法场，最后一次机会了，有什么亲眷要见的，教他们过来见你一面也好。”刽子手答道。

窦娥苦笑道：“十多年来我孤身只影无亲无眷，现在只落得吞声忍气，向谁去诉冤道屈？”

“难道你娘家也没有亲眷？”

“只有一个爹爹，十多年前进京赴考去了，至今杳无音讯。唉，十三年没见面了。”

“那你刚才要我往后街里去，是什么意思？”

“我只怕走前街被我婆婆看见，她人老了，看不得我这副模样。”

“你连性命都顾不得了还在乎她见不见？”

窦娥哭着请求道：“我婆婆如果看见我披枷带锁往法场去，会活活把她气死，她会气死的啊！求您了，临死给小女子一个方便吧！”

正说着，只见蔡婆哭着向这边踉跄冲来，边冲边哭道：“天哪，那不是我的媳妇吗？”

蔡婆没命地向窦娥扑来，她老泪纵横，披头散发，已经不顾一切了。

“婆子靠后！”刽子手将刀柄一横，拦住了她。

窦娥看见婆婆，又禁不住悲从中来。既为自己冤枉难明，也为婆婆伤心。她放慢脚步，对身边的刽子手说：“是我婆婆来了，放她过来吧，我有几句话要嘱咐她。”

“那婆子，过来，你媳妇有话要嘱咐你。”

蔡婆冲到窦娥身边，死死抓住了窦娥的手，便再也不愿松开，她声嘶力竭地说：“孩子，我好难过、好难过哟！都怪我，孩子！怪我啊！”

“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本来是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给他老子吃了，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了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天赴法场受刑。婆婆，您只看在窦娥少年无爷无娘面上，看在窦娥我到您家十三年的情份上，此后遇到冬时年节、正月十五，有吃不完的浆水饭，剩半碗给我吃，烧不了的纸钱，给窦娥烧一百，就是看在你死去的儿子面上了！”

蔡婆哭着应道：“孩儿放心，这些我都记得！天哪！不如杀了我，杀了我罢！”

“婆婆，再不要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了。这都是我窦娥没时没运，不明不暗，才落得今日负屈衔冤。”

“那婆子靠后，时辰到了。”刽子手朝蔡婆喝道，接着将她拦开。被推拥出来的蔡婆跌跌撞撞地在刽子手后面追着，哭着，诉着。……

眼前已是刑场。监斩官正襟危坐在临时搭设的芦棚里已经颇不耐烦，这里往日热闹的街市，如今却显得格外阴沉。

按往日杀人的常规，窦娥跪下，刽子手上前将戴在窦娥颈脖上的枷锁打开。待一切准备完毕，窦娥忽然开言：“窦娥告监斩大人，有一事肯依窦娥，便死而无怨。”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监斩官答道。这位官员监斩不止一次，富有应付死囚处决时临场变态的经验，有的死囚吓得瘫成了一堆烂泥，有的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凡此种种尚不足为奇。今天监斩这样一个纤弱的年轻女子，从容赴死，却提出

了一个要求,这则是生平第一次遇到哩。

“窦娥请求大人给一张干净席垫,放在窦娥站立之处,还要二丈白布,挂在旗枪上。如果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半点不落地下,都要飞在白布之上。”

临死的窦娥面对茫茫苍天,发下了她的第一桩誓愿。就这么含屈含冤不明不白地死去,她实在心有不甘!她要把一点灵性传给世人,她不愿自己的半星热血洒在龌龊的红尘上,而要将它全部洒向八尺旗枪高悬着的白布上。她希望她的冤血,像忠良苌弘的热血一样,化为碧玉,让世人全知道她的清白。

此时此刻,窦娥已经没有半点眼泪了。

“你还有什么话,这时不对监斩大人说,还等几时?”刽子手说。

表情冷峻的窦娥又跪下,面对监斩大人,发下第二桩誓愿:“大人,如今是三伏天气,如果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将窦娥的尸首遮掩!”

“这样的三伏天,你就是有冲天的怨气,也招不得一片雪来,你可不要胡说。”监斩官不禁愕然。“你说三伏天不能下雪?难道你没听说过邹衍负冤下狱六月飞霜?只要我有一腔怨气像火一样喷发出来,就一定会雪飞六月,将我的尸骸掩盖,还需要什么素车白马将我送出荒郊野外?!”

说罢,窦娥再跪下:“大人,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让这楚州干旱三年!”

“打嘴!哪有这样说话的?”听到这里,监斩官真正愤怒了。

面对监斩官的淫威,窦娥想起了大堂上桃太守的草菅人命,自己的屈打成招,张驴儿的逍遥法外……到如今,自己即将成为屈死鬼,这究竟是什么官?什么法?此时窦娥觉得自己是从未有过的清醒,她正视着监斩官,发出了她最后的控诉:“你不要以为老天爷不会怜悯受冤的人,你难道不知道东海的孝妇含屈受冤便使得那里三年不雨?如今要轮到你山阳县了。这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官吏贪赃枉法,连累了百姓受苦!”

刽子手正待举刀。骤然天色阴沉,乌云遮日。一时阴风怒吼,泥沙卷着黄土铺天盖地而来。一只寒鸦不知从何处飞来,停在竖立着的旗枪上。

“好冷的风啊!”刽子手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窦娥望着这满天的乌云,这满目的黄沙,喃喃自语:这浮云是为我阴的,这悲风是为我刮的,屈死的窦娥我发下这三桩誓愿。如今老天应了我的誓愿。世人啊,你们该知道我窦娥是冤枉的,是冤枉的啊!

刽子手已经向窦娥举起了闪亮的砍刀,只听见窦娥一声撕肝裂肺的哭泣:婆婆啊,你只有等到雪飞六月,干旱三年,那时才把屈死窦娥的冤魂显!

话音刚落,随着刽子手一刀下去,窦娥应刀倒地。一时,鲜红的血浆喷射到了高悬着的旗枪白布上,将那洁白的布,染得鲜红刺眼。接着,天际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洁白的雪花洒在窦娥的脸上、身上,洒在那飘扬着的带血的白布上。雪越下越大,将市街荒野,将窦娥的尸体都染白了。

监斩官眼见窦娥的话应验,目睹这瞬间的奇异变化,凝视着这满天飘扬的六月飞雪,好生诧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都是真实的:“果真下雪了!真有这等怪事?”

“我也说平日杀人,满地都是鲜血,可这个窦娥的血,都飞在那旗枪白布上了,没有半点落地,真的奇了!”刽子手也深有同感地说。

监斩官沉吟道:这死罪一定有冤枉。这妇人的前两桩誓言已经应验了,不知干旱三年的话,准还是不准。随即招呼左右:不用等雪晴了,即刻抬起窦娥的尸首,还给那蔡婆婆去。差役们抬着那没有丝毫血迹的窦娥的尸体,离开了刑场。

那高悬着的血染的白布还在荒凉地旋舞着,飘扬着。

.....

茫茫楚州,三年不雨,田地龟裂,颗粒无收,街面寥落,市况萧条。三年干旱,使这里黄土飞扬,更显得迷朦混沌。楚州首县山阳就好像埋在黄土之中。

一天,黄土道上忽然来了一队人马。透过浓重的飞尘,赫然写着斗大“窦”字的黄色旗帜,依稀可见。来人便是京师参知政事窦天章。

自十六年前,窦天章离开女儿端云之后,独自到了京师,一举状元及第,官拜参知政事。窦知事为官廉洁清正,节操坚刚,不久,又升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随处审查案卷、监察滥官污吏,先斩后奏。如今已是身居台省,职掌刑名,势剑金牌,威权万里。为官得意之际,他也常常想起过去的岁月,思念那穷困日子里与他同甘共苦、为他日夜操劳而不幸早逝的夫人,想念那可怜的女儿端云。为思念所缠绕,窦知事时常潸然泪下。在月明之夜,他时常凝望着月亮,想着心事,有时会吟出几行诗来:

独立空番思黯然,
高峰月出满林烟。
非关有事人难睡,
自得惊魂夜不眠。

自得官后,窦知事几度派人往楚州蔡婆婆家寻找女儿端云,均未找见,当时的街坊邻里,都说自那年后,蔡婆婆便搬迁了。谁也说不清她们究竟搬到哪里去了,至今杳无音讯。

今天刚好巡察到这十多年前留下了端云的淮南地面,一路上窦知事眼见的便是这楚州三年不雨,这是千百年未曾有过的大灾难,他好生纳闷。故地重游,触景生情,窦天章不禁又回忆起历历往事。刚刚在官邸安歇下来,他便命随从张千传话到州中大小属官:今日免参,明天早见。吩咐完后,又命令张千将六房吏典以及案卷,一并取来,准备连夜审阅过目。

很快,张千即把文卷取来了。这时,旅途的劳累,天气的干燥,加之心情的郁闷,使